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编 徐俊西 王纪人

都市芭蕾 与想象的能指

陈惠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都市芭蕾 与想象的能指

陈惠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芭蕾与想象的能指/陈惠芬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徐俊西,王纪人主编)

ISBN 978-7-5321-4112-8

I. ①都…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052 号

责任编辑:于晨

封面设计:周志武

都市芭蕾与想象的能指

陈惠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257,000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12-8/I·3168 定价:3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563773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总序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持出版的，编选了15位文学批评家在新世纪头十年中撰写并发表的有关文章。

在文学的鼎盛时代，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的，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没有文学批评，文学的发展肯定是不完善的。好的批评不仅阐释了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而且总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经验，甚或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的规律，从而对创作起了有力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对于读者而言，好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联系作家作品与受众之间的桥梁，还如艾略特所说的，起着纠正读者鉴赏力的作用。

上海的文学批评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生产力的解放，出现了井喷的局面，从中涌现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批评家，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一部分批评家赋闲或转向其他领域，但大部分仍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从事批评活动，并对当代文学仍予以较多关注。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批评家脱颖而出，走进了作家和读者的视线，为中国的文学批评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本辑的批评家多半来自大学、研究所等机构，从事不同专业的研究，但无一例外地现身于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界，与当下的文学保持着紧密或较紧密的联系。从他们的自选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不同的研究领域、知识背景和批评取向呈现的差异。纵览全体，则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文化批评与文本批评兼而有之，并涉及文学思潮和众多的

文艺现象；分而观之，则于理论、文学史或学术史各有侧重，在中西文论的交汇中寻找剖析文学或文化现象的理论支点。在这些批评文集中极少空谈套话，大多有感而发，有理有据，颇能切中对象的特点或时弊，许多论文不乏真知灼见，有的还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和原创性。

由于娱乐至上和快餐文化泛滥等原因，文学的边缘化商业化仍在继续，相应地，文学批评也不很景气，严肃的文学批评领地正日趋萎缩。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肯定文学批评家们对批评的努力和对批评价值标准的坚守，展示批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以集群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书系，我们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更多批评家的著作能够纳入这套书系。

2011年3月1日

目 录

辑 一

- 从《伤逝》到“给我一条光”
——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历程 3
- 阶级意识与性别呈述
——也谈左翼电影的政治性 13
- 《体育皇后》的都市和性别叙事 30
- 体制建构与性别政治
——丁玲研究的盲点和新视角 42
- 《丁玲年谱长编》的开创性和启示意义 53
- 坚守和超越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当下意义 64

辑 二

- “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69
- “N城记”：想象上海的方法之一 86
- 在“离去”和“道别”之间
——对近期有关上海的作品及评论的思考 106
- “新人类”的上海书写与认同 111
- 《城市地图》：个人记忆和集体想象 127
- “到底是上海人”与上海认同 129

辑 三

- 他山之石,何以攻玉
——重读《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笔记》 149

心态史视角下的都市和性别的构形	175
当性别遭遇空间	
——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洞见和吊诡	189
《内闾》：宋代妇女的自主和“沉沦”	197
身体的政治与想象的能指	
——读《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	200
让社会倾听女人的声音	203

辑 四

都市芭蕾、“社会学的想象力”及身体政治.....	209
王佳芝与“救国女子”传统	217
人在韩剧中	225
谁决定了时代美女	232

辑 五

女性主义：越界的挑战	249
有利而便捷的入口处	255
女性视角与历史想象	258
她们能否“与生活和解”	
——由几部女作家的新著想到的	261
空间、性别与认同	
——女性写作的地理学转向	266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一览	284

辑 六

《更衣记》和许地山	291
《孤独的外来者》：作家眼里的历史	294
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297
何必围着书名“争”	
——也说《拯救乳房》	300

“美丽世界”的迷乱图景	
——读《伊莎多拉的精彩周末》	303
城市女性的“痛”和“浪漫”	
——读《一路芬芳》	306
特殊时代的中国女性经验	309
读《斑斓的老树——我的劳改队生活琐记》	311
悠然“散步”	312
《上海银楼》的历史况味	314
死神与少女	317
向着文学的真谛	
——关于《海儿》和《海恋》	320
“丈夫有丈夫的空间,妻子有妻子的空间”?	
——读《紫阳花日记》	324
后记	326

輯 一

从《伤逝》到“给我一条光”

——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历程

“厦门时期”在鲁迅的人生中是一个相对萧瑟的时期，不仅和前不久北师大女学潮时期联络教员们支持学生，家中常坐满了青年学生的热闹、踔厉风发不同，也与之后初到广州时的努力重整不同，离开了亲朋好友和熟悉的北京生活，鲁迅在厦门过得颇为不惯和寂寞。一九二六年九月，当他和许广平一起从北京出发，转道上海，再分别去往厦门、广州时，本有在厦大工作两年的打算，实际尝试下来却是“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①而终于提前一年半离开了。厦大的生活让他感到了诸多的不便，语言、环境，以至日常的饮食问题都在在扰乱着他，而现代评论派的“接踵”而来，更使他心绪恶劣，在十月二十日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这样报告着：“‘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②从而，风景秀丽的校园在他的眼里亦不过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③而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中，鲁迅进行了并最终作出了关乎他后半生的思考和抉择。就此而言，厦门在鲁迅的生活中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本来鲁迅来厦大，就带着静静地休息一时再寻前路的想法，环境的日益变化，则使他“提速”了对“走哪条路”的考虑。在一九二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② 同上，第163页。

③ 同上，第170页。

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给许广平的信上,鲁迅正式将此事提上了议事日程,谈及了“此后所走的路”的问题:

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变化,虽然很有益,也很有趣,但我的涵养工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激愤,因此又常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顾自己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些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我已经行过两年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托庇于资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条则颇险,也无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①

三条路的提出,说明鲁迅对前路的思考已不是一两日,也表明此时的他已隐约下了某种决心,这一“心迹”我们甚至可以从他“无意识”的举动中隐约窥到。在提出“三条路”之前的半月,他曾在厦大的住地小“试”了一下“身手”：“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结果,“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②这近乎“孩子气”的行径,却可能是他在“择路”时无意识(亦可能是有意识)的反应。而之所以要请许广平“给一条光”,在于到底能“走哪条路”和许广平的反应密切相关。总之,第一二条路的明显的不可行,使得第三条已然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这也是鲁迅所希望的,他却又对此途的可能性充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

^② 同上,第177页。

满了疑虑。而这样一种疑虑,其实早在一九二五年与许广平通信、建立起恋爱关系时即已发生,《伤逝》便是这一心迹不无曲折的呈示。

《伤逝》通常被看作是五四青年追求个人解放的一个寓言或概说,同时也未尝不是鲁迅的一次个人心路,或者说是其以个人的处境、心路为基础的一种推衍。周作人曾说《伤逝》所悼的乃是兄弟之情,如果说《伤逝》确乎蕴含了某种个人的情愫,那么,这部作于一九二五年九月的小说,和他个人的情感遭遇当有更为直截的联系。此时,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已有半年,彼此间虽没有更为明确的表白,但“爱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如同鲁迅从来敏感的“梦醒了以后怎么办”一样,显然已经浮上了他的思维。对这意外到来的爱——本来,在个人情感上,他已准备“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①——鲁迅是既欢欣又疑惑的:这“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我能爱吗,会成功吗?……以鲁迅惯有的敏感和“个中人”特有的“剪不断、理还乱”,都不能不使他对此作出考虑。而之所以要以小说的方式,在于,其时和许广平虽然通信频繁,而信中所谈的大都是关于学潮、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看法,尚没有个人情感的细致交流,不便与她进行直接的讨论,或者说“……之后怎么办”之类的思路是鲁迅所特有的,年轻的许广平尚没有这样“瞻前顾后”的习惯;同时也是因为“文学”的“天性”使然。自弃医从文以来,文学创作便成为鲁迅思维/生存的主要方式,尤其是五四前后至一九二六年前的那段时间,正是他小说创作的旺盛期,小说乃是他“文学思考”的主要方式,他常常借助小说的方式,将事物可能的情境、情愫——“还原”/呈现出来,或包藏起更为深刻的思索、疑虑,所以,当自己的情感受到了冲击,以小说而探究、梳理也完全是可能的。

《伤逝》的主要情节是,供职于某局的涓生由于和年轻女子子

^①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君同居而被人中伤与打小报告,结果砸了饭碗,被告“奉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小家庭失了物质的基础渐渐变得维持不下去,原先活泼勇敢的女主人子君也变得萎缩、庸俗,当涓生向她说出“已经不爱”了以后,她终于重回父亲的家,最后莫名地死去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否则,不仅爱会被摧毁,连生命能否延续都会成问题。涓生与子君因同居而引发的困境不谓不严峻,然而,这除了是鲁迅一贯的透彻,“不惮把事情想得更坏”的习惯,还因为掺杂了他个人的身世处境;或者说也不仅是鲁迅个人的处境,而是五四时期一个特殊又不无“普遍”的状况,即其时觉醒了的时代青年,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男性精英们,不少已经是背负了旧式婚姻的,鲁迅之外,为人熟知的还有高君宇,其和石评梅的恋爱悲剧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他的婚姻状况。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文学所高扬的“个人解放”的旋律中,同时却有着浓重的徘徊不去的感伤的基调的原因。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往往不能或不准备拆毁旧有的婚姻,从而使新生的爱情面临的外部阻力和攻击更为强烈,而男女主体自身的犹疑、自卑(已有婚姻的一方)也更为深重。尤其是如鲁迅那样正力扫旧世界的人,就更不能不顾虑到因此而受到的掣肘。如果说石评梅那些如诉如泣的文字是一个处于这种纠葛中的女性的深切的痛苦,那么,《伤逝》便是准备“肩住黑暗的闸门”,“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的鲁迅对自我有无可能新生的一次揣摸。无疑,这部“涓生的手记”所据的是男性的视角,是鲁迅式的五四男性对自己与社会关系的一次拟想,所以,小说中才会对女性在新生活建设中的作用一无探讨,作品几乎不考虑女性可能的经济能力——至少是在这方面的争取和努力。

事实上,从现代女性的实践看,“娜拉走后”并非只有“堕落”和“回来”两条路,也可能有着不同于此的自立于世的第三条道路。然而,这一忽视,除了男性视角之外,或许也和鲁迅对“经济能力”的要求理解有关。他的所谓“首先必须生活着”,并不是一种最低

的“门槛”，相当程度是指一种能够据此对抗迫压、“不受意外的气”^①而可以放心地“做自己的事”的较为坚实的经济的基础，鲁迅一生都在为此而准备着。以这样的标准，那一时代里女性求职的困难和所得的微薄，当然会被“忽略不计”了。《伤逝》是一个身陷旧世界的囿圉且准备扛到底的男性对“爱的前途”的考量，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那一声“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让他“知道中国的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②，必然是/只能是出于子君/女性之口，而不是男性们。因为，对于此时的鲁迅、高君宇们来说，“我”尚不完全是自己的，他们还是有着“伟大而盲目”的爱的母亲的儿子和别人的丈夫。“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了。”^③中国女性的不同凡响确乎在这一声的表达中表现了出来，然而，她们的勇敢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呢？和有“身世”、“家累”的男性结合，毕竟会比一般的反抗媒妁之言、要求婚姻自主更多地遭到社会/家庭的阻挠，这是鲁迅、涓生们在感佩的同时不能不担忧疑虑的。从而，在涓生“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的深自悔恨之下，我们也分明听见了对子君们的疑问。

《伤逝》对涓生和子君式的恋爱前景并不看好，而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仍在发展着，并因为共同的战斗而难以割舍了，于是有了“请我给一条光”的请求。鲁迅曾说作家的创作有时候“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了，《伤逝》某种程度便是给一个人看的——这

① “我想此后只要能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一点自己玩玩的余暇”，《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页。

②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页。

③ 同上。

个人首先是鲁迅自己,他通过小说揣想自己的爱情,回答自我的问题,同时,此时的他也可能希望另一个人“看到”,或也无所谓另一个的“看”,而在一九二六年的十一月,他却必须听到这个人的回应了。显然,此时的鲁迅已经多少改变了《伤逝》时代的思路,对于“生存”他仍一如既往的看重,而较之前,他也有了一些准备,包括在厦大的“卖命”也无非是应了这一准备。其实,就在他强调经济权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也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无非是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①,此时的他不再以经济为主要的考量,而强调“无论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虽然仍不能完全放弃关于生活的“把握”问题;同时,外部的嘲讽攻击也激励了他,使他发出了“我可以爱!”的呼声;之外,他对于“生活着”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在工作之外,还须稍有享受生活“自己玩玩”的空间;而只会更坏不会更好的社会变化,也使他日益感到要有一个亲密的伴侣……然而,对于自己的这份已经不能割舍的爱情,鲁迅仍不免心有疑虑,不同的是,如果说《伤逝》主要疑虑的是险恶的外部势力对个人生存基础的直接的摧毁,进而导致爱情的死亡,那么此时,他所关注的乃是现代爱情的“内部”问题,疑虑的是:自己能否要求和接受别人的牺牲?爱恋的双方当怎样处置相互关系中可能存在的牺牲?

此时的鲁迅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许广平对他的爱情是否确然,是否到了愿意和他结合的程度?这一疑虑似乎多余,却是不然,如我们所知,同是女师大学生的石评梅就因为高君宇的始终未能摆脱旧婚姻而没有完全接受他。当这一问题得到了许广平确定的回答后,鲁迅对将要走的“路”更有信心了些,并恳切地反省道:自己“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有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

^①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①,却仍有心结未能解开,那就是前信中说到的“有所不忍”——亦即不忍许广平的牺牲。之后,地处厦门、广州的两人在信中就“牺牲”一词作了多种、反复的“辨证”,以至许广平不由地要哀叹书信的“讨厌”：“不能达意于万一。”^②所谓“有所不忍”,在鲁迅想来大约有几个方面。许广平是一个有才华并热心社会活动的女性,让她以陪伴自己为主要的的生活,对她是否是一种牺牲呢?此其一。其二则是,自己不仅年长许多,且是一个有“家累”的人,现在虽然觉悟到“还可以爱”,对她却是否是一种牺牲呢?她又如何将如何面对人们的反应呢?事实上,除了社会的反应之外,许广平家庭的一面也并非没有障碍,她和鲁迅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没有和家里说过,直到怀上海婴后,姑母从广州来看她时才说破。其三,今后既有“再作一些事”的打算,那么难保不再遇到险恶的环境,让她跟着受苦,也未免是牺牲;之外,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也难免不是一桩消磨人的意志和体力的事……凡此种种,都使鲁迅“有所不忍”。十一月二十日,距“三条路”的提出不过五日,在回应许广平“你敢说天下就没有一个人是你永久的同道吗?有一个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个人而推及二三以至无穷了……”的表达^③时,鲁迅直接点出了“牺牲”的问题:

至于还有人和我同道,那自然足以慰,并且因此使我自勉,但我有时总还虑他为我牺牲。^④

十二月六日又再次提到“牺牲”的问题: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② 同上,第231页。

③ 同上,第210页。

④ 同上,第213页。